

◇ 闲话文人

明斋

鲁迅撰写的售书广告



鲁迅先生

6月初高考最后一门完毕,回到书斋,随手拿起枕边的一本旧书,范用先生辑录的《爱看书的广告》,随手翻阅起来:是鲁迅先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亲笔撰写的售书广告,其中有给自己的作品集子写的,也有给其他年轻朋友的著作写的,均言简意赅,笔调轻松,激情内敛,含蓄幽默,读后不禁莞尔。比如,关于他的两部短篇小说集的广告,其中《呐喊》写道:“鲁迅的短篇小说集。从一九一八至二二年的作品在内,计十五篇,前有自序一篇。”出乎天然,句句实话,不假藻饰,毫无文采。要不是他的名头大,真怀疑这样的广告能否把书卖得出去?到了给《彷徨》撰写广告时,他仍然故伎重演,信笔写道:“鲁迅的短篇小说第二本。从一九二四至二五年的作品都在内,计十一篇。陶元庆画封面。”毫无浮语虚辞,字字都是干货,阅读之下会意一乐,涌进心里的全是柔情与蜜意,大有趣味。

再翻阅下去,及至看到鲁迅先生为朋友们的著作所撰写的广告时,不禁肃然而生敬意。比如,他在为许钦文先生短篇小说集《故乡》所写的广告词是:“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。由长虹与鲁迅将从最初至一九二五年止的作品,严加选择,留存二十二篇。作者以热血冷面,来表现乡村、家庭,现代青年的内生活的特长,在这里显得格外挺秀。”三言两语之间,就将许钦文短篇小说的题材、内容、风格、特点以及艺术成就等,概括殆尽,虽是广告类文字,书卷气扑面而来,而绝无商业气息,表现出了作为评论家的鲁迅先生的敏锐的洞察力、犀利的审美眼光和独到的语言表达能力,也隐隐透露出他对年轻作家的嘉许与喜爱。

鲁迅为文学青年高长虹先生的《心的探险》所撰写的广告是:“长虹的散文及诗集,将他的以虚无为实有,而又反抗这实有的精神苦痛的战叫,尽量地吐露着。鲁迅并画封面。”为文学青年向培良先生的短篇小说集《飘渺的梦及其他》所撰写的广告是:“向培良的短篇小说集,鲁迅选定,从最初以至现在的作品中仅留十四篇。革新与念旧,直前与回顾;他自引明波乐夫的散文诗道:矛盾,矛盾,矛盾,这是我们的生活,也就是我们的真理。司徒乔画封面。”均能以简括的语言道出作品的精神实质,评价中肯,引人入胜,读后可撩拨出读者诸多的好奇之心,真想一睹其风采,窥探其作品如何“吐露”出“反抗这实有的精神苦痛的战叫”的,如何反映出“革新与念旧,直前与回顾”的如此“矛盾”社会生活。两部年轻人的作品,一为鲁迅亲自设计封面,一为大画家司徒乔先生亲手绘制,其价值与份量卓然有别于其它俗物,颇耐人寻味。从文学史的意义上看,尽管鲁迅亲手培植的个别文学幼苗,或由于性格以及心理痼疾的问题,或出于与老师共同示好心中的“月亮”而不惜撕破脸面,毅然决裂的原因,最终做出了有违师恩与背叛师门的举动,但是,当时鲁迅对文学青年的呵护与关爱,对新文学事业的支持与扶助,确出真心,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。

在鲁迅先生所撰写的售书广告中,有一则颇为特殊,那就是他为瞿秋白先生的著作《海上述林》所撰写的广告。鲁迅与瞿秋白先生的友谊是极为真挚的,他曾书有一幅联语赠予瞿秋白,云: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。1935年2月23日,红军转移途中,瞿秋白不幸在福建长汀被俘;6月18日便被国民党政府军杀害。噩耗传来,鲁迅万分悲愤,决定蒐集出版瞿秋白的文稿,以此作为对亡友的纪念。文稿主要包括瞿秋白翻译

的苏联文艺论文集《现实》和《高尔基论文集》两部译著,当时这两部译著已交现代书局准备出版,作者事先已经预支了200元版税。这年8月,鲁迅出资偿还了200元版税,赎回了2本译著,然后抱着病弱之躯,亲手编辑、校对、设计封面与版式、题签、购买纸张,并托付友人转赴日本印刷、装订等。

《海上述林》分为上下两卷。下卷《藻林》,印成时已在1936年冬季,那时鲁迅先生已长眠于九泉之下了。上、下两卷鲁迅均写了《序言》,各印500册。其中皮脊本100册;金顶、金字加蓝色绒面本400册;均为重磅道林纸精印。这是鲁迅一生中亲自操作印制的最为华贵的书籍。鲁迅见了上卷的样书,曾自豪地说:“皮脊太古典了一点,平装是天鹅绒面,殊漂亮也。”后又满怀深情地说:“曾见样本,颇好,倘其(指瞿秋白)生存,见之亦当高兴,而今竟以归土,哀哉。”

《海上述林》上卷印出之后,鲁迅怀着对亡友的思念之情,亲笔撰写广告道:“本卷所收,都是文艺论文,作者既系大家,译者又是名手,信而且达,并世无两。其中《写实主义文学论》与《高尔基论文选集》两种,尤为煌煌巨著。此外论说,亦无一不佳,足以益人,足以传世”。这则广告,于1936年10月16日,10月20日、11月11日,分别刊于《译文》、《中流》和《作家》等刊物上,文字虽短,含义甚深,对著作高度评价,对译者倾情赞誉,对《海上述林》的问世及其译者的牺牲,都是极为深切的纪念。不过,鲁迅先生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寓所,终年55岁,不仅《海上述林》的下卷他没有看到,就连他亲笔撰写的广告也没有来得及阅读。念之怆然,亦肃然。■

◇ 写食主义

张伟伦

李渔初识奇品“发菜”

发菜谐音“发财”,故而深得国人垂青,最爱此菜的是海外华人。港澳地区、东南亚的高级酒楼、餐厅食单上,差不多都有“发财瑶柱羹”,这道汤菜,每逢喜寿欢宴,更是首选必点之佳肴,图的是讨个好彩头。

发菜其实不属蔬菜类,学名称发状念珠藻,是蓝藻门念珠藻目细菌,分布地较广,一般生长在贫瘠土壤和沙漠地区,中国主要产地在河西走廊,尤以武威永昌等地发菜质量上乘,营养价值极高。

生活在明末清初名都大邑中的缙绅豪商,达官贵人,尚不知世间有这样一种菜,《本草》、《食物志》也都不曾著录。

活跃在康熙年间,被当代及后世喻为“中华五千年第一风流文人”的李渔,在撰著他的代表作《闲情偶寄》中透露的信息,表明发菜值清初之际,即使在美食最丰富的江南地区,也无人知晓。“是犹作羲皇之民,鼓唐虞之腹”的美食家李渔,其人奉行的饮食之道,“疏远肥腻,食蔬蕨而甘之”,如此偏爱蔬、笋、蕈、莼,竟也惘然不知发菜为何物?

说来令人难以置信,今日声名远播的发菜,李渔初见之,竟以为是婢女梳头留下的一团乱发,险些闹出笑话。事载于《闲情偶寄》第六卷“饮馔部”第四节“菜”目,李渔将发菜归于“菜”目,实大不相类。

发菜尽可归入李渔格外喜欢的“蕈”目,发菜属菌科植物,这是现代植物学研究的学科,李渔不知,非其浅陋。李渔写“蕈”偏又写得极见雅人风致,“蕈”是蘑菇考究的古称,古代文人喜称为“蕈”,显得雅训。老百姓叫不顺嘴,还是这个菇那个菇的叫,李渔言“蕈”,文气斐然,古往今来,天下名士,品目蘑菇,实在找不出有胜于李渔此文的,不妨一杯清茗再手,细细品读:“蕈之为物也,无根无蒂,忽然而生,盖山川草木之气,结而成形者也。然有形而无体,凡物有体者必有渣滓;既无渣滓,是无体也。无体之物,犹未离乎气也。食此物者,犹吸山川草木之气,未有无益于人者也。”

李渔形容发菜开篇冠之一“奇”字,“菜有色相最奇……则西秦所产之头发菜是也”。西秦之地望,在今甘肃及陕西一部。

故事不知是源于康熙哪一年的事,李渔正作客甘陕两省。大名士到了,当地官员纷纷宴请,一天,李渔将登香车上路之时,看见床上有一团像乱发一样的东西,说是婢女梳头掉下来的,就要扔掉,婢女说:“不能扔,这是各位大人送您的礼物”。李渔很是好奇,便向当地人询问,方才知道是当地的土特产发菜,食用方法是先用开水浸泡,然后拌上姜、醋,吃起来比藕丝、鹿角等菜可口多了。于是,李渔把发菜带回来请客人品味,没有不称奇的。说是山珍海味也赶不上它的美味,这东西产在河西,价钱非常便宜,到甘陕的人都争着抢购其它贵重的东西,只因发菜价钱便宜而把它忽略了。

李渔觉得正是这个原因,发菜到不了大都市,很少有人见到过。李渔不禁有感而发,“由此看来,各个地方的便宜货中,好东西不知还有多少,关键是要靠人们去发现,发菜能带到江南之地,真也算得上是千载难逢的一大幸事”。

李渔不愧是独具慧眼的一代美食大家,初识发菜,即赞为奇品。不久,发菜身价百倍,为当地进供清宫贡品。

至若今日网上、坊间传闻早在西汉,苏武牧羊漠北“渴饮雪,饥吞旃”。说这个“旃”为发菜的古称,真乃天大的笑话。苏武在匈奴的日子也并非那么惨,渴了吃雪,饿了吃毛毡,能在荒寒之地生活十九年吗?苏武不仅有羊肉吃,且其中馈弗虚,还娶了匈奴女人为妻呢。■

◇ 一地鸡毛

王国华

皇帝的集市

中国历史上,有几位皇帝拥有一个共同的怪癖,即,在皇宫(或皇家园林)内开办集市。集市乃民间最普及最常见的交易场所,嘈杂、混乱,皇宫或皇家园林是皇帝起居、办公、游玩的地方,肃穆、安静,两者性质截然相反,能将其有机结合起来的人,某种意义上讲也算奇葩了。

第一个是东汉灵帝刘宏。他在位期间,宦官与外戚不断争斗,搞得鸡飞狗跳,民不聊生,爆发了黄巾起义,终将汉朝四百年基业推向了灭亡的境地。刘宏各种荒淫之外,还在后宫人为造出一个集市,一些宫女和嫔妃扮成各式各样的商人大声叫卖,五行八作,应有尽有。刘宏自己也骑上驴扮作商人,另一部分人扮成客人跟他讨价还价。还有一些人扮成卖唱的、耍猴的等。刘宏向以贪财著称,据说他这么干有敛财目的。但一个集市能敛多少钱呢?不可理喻。

第二个皇帝是南朝宋少帝刘义符。与刘宏一样,此人也是纵情声色犬马,并“于华林园为列肆,亲自沽卖”。他在园中建造商铺集市后,赤膊上阵,亲自买入卖出。

第三个皇帝是南北朝时的南齐皇帝萧宝卷(死后被贬为东昏侯)。此人生性残忍,滥杀无辜,他在宫中开办集市,据说是为取悦妃子潘玉儿。潘妃出身市井,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在集市上摆摊卖货。进宫后时时怀念儿时场景,为满足其怀旧心理,萧宝卷“于苑中立市,太官每日进酒肉杂肴,使宫人屠酷,潘妃为市令,帝为市魁,执罚,争者就潘妃决判”。让潘妃做市场的管理者,如果大家在生意上产生了纠纷,就由潘妃来裁决。如果这个宫廷集市真的为“千金博一笑”,对于性格怪异,民怨极深的萧宝卷来说,重情若此,倒也不失为一点点人性亮色。

以上几位皇帝有个共同的特点:年轻。刘宏死时33岁,刘义符与萧宝卷被杀时都是19岁。所以他们这么干也有可能出于年轻的冲动,爱热闹、喜欢玩,反正肯定不是为了繁荣经济。

相比之下,乾隆皇帝的集市显得有点特别。这位先生被认为是少见的“明君”,有想法有作为,跟他的爷爷康熙联手制造出一个“康乾盛世”,谁想到他也在皇家园林中搞了个集市。很多史料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。

圆明园福海之东有一个名为同乐园的所在,历代皇帝每年春节都对此请群臣看戏。乾隆时期,在演戏的同时,于园中开设买卖

街,凡古玩、估衣,以及茶馆饭肆等,外面有的店铺,里面都有,连摊着小筐卖瓜子的小贩都备齐了。所有开店者均以内监充之。为保证货物品质,其古玩等器,先由崇文门监督在外城有信誉的店铺中选择入货,采取代售方式,双方商定好价格,写成文书后画押。卖出去的,按商定的价格付给外城店铺,未售出者返还原物。大臣们在园中可以竞相购买。傍晚时分,臣工们退出,宫内女眷也可以来凑热闹,买点东西。各种具体办事的官员,可以像在城外一样,聚于酒馆饭肆中开怀畅饮,大肆饕餮。那些跑堂的皆为外城选拔出来之声音响亮、口齿伶俐者。每当皇族銮驾从店门口经过,则跑堂者的喊叫,店小二报账,掌柜者核算,众音繁杂,此起彼伏,以为新年游观之乐。集市一般要持续到正月十九燕九节。正月十九是全真道掌教人以及掌管天下道教的宗教领袖——丘处机祖师的诞日,民俗以当天为燕九节。集市的缘起,似为让百官借此周知民间风景,兼享百姓生活之乐。但这项“盛事”在乾隆死后就被嘉庆皇帝废除了。说来说去,总归还是不务正业。■

◇ 醉饮山河

王珉

重游乌镇



乌镇

水乡乌镇这几年名气很响。国际戏剧节、世界互联网大会、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等,都纷纷在这里召开。

2015年1月,我第二次来到乌镇。抵达时,天已黑透,薄薄的雪在飞舞。我们坐上摇橹船,从水路进入乌镇西栅。桨声欸乃,荡起一圈圈涟漪,水面上,各种花灯造型各异,熠熠生辉:“年年有余”大头鱼、“心心相印”鸳鸯鸟、长颈鹿、白天鹅……花灯和水的微光互为折射,相映成趣,夜色温柔。

路过水上集市,路过唱花鼓戏的台子,沿着河岸北侧走,途经一间间民宿、展馆和古迹。每一间民宿的门口都有统一标志及编号,门上挂着统一的青花布帘子。下了船,撩开一家民宿的布帘子进去,暖意盈盈,两张四方桌,桌的四边排着长条椅,古朴天然。房东是一对中年夫妇,服务态度相当好。我们点了四菜一汤:白水鱼、油豆腐、野菜炒香干和炒田螺,菜色养眼,价格也挺实惠。

酒足饭饱,出民宿大门,左拐上桥到了南岸。这侧多以酒吧、茶室、咖啡馆、书局、特色文艺小店为主。沿河的视野最好位置,是一个咖啡吧,条串珠帘,区隔里外,仿佛别有洞天。临水的那侧是长廊型条椅,上面码着一溜颇具民族风情的小靠垫,水上时有乌篷船迤逦而过,岸上的人与船上的人互为惊艳。

行走于乌镇老街,各种香气随行,那是老石炉面包房烘焙的各式糕饼、引人垂涎的乌梅蜜饯、鲜美肥香的招牌羊肉……听说为了保留传统古味风情,乌镇费心思召集数十家老作坊回归,并恢复了一些传统老工艺。

夜近10时,卖油墩子的老作坊要关门了,木制的门板一块块合上。女店主和对面卖桂花糖糕的邻居用方言打招呼。吴侬软语,流水般温润动听。随着最后一块门板合上,乌镇安静得像一个梦,仿佛,这就是它千年前的模样。

我国的古镇很多,如果单纯就建筑而言,乌镇并无太突出的特色。大大小小的旅游景点非常多,大多数去过则矣,很难再走第二遭。这次的乌镇重游,给了我极大震撼,2007年至2015年,8年时间,乌镇完成了从旅游景点到休闲小镇的蜕变,它变成了游人梦中的心灵归依,安静、闲适、不染纤尘,却又不与现代社会脱节。■